

广东出版集团

花城出版社

FLOWER CITY PUBLISHING HOUSE

青春族

青春美少女丛书

陈
文
著

听 花儿 凋零 的 声音



青春旗系列丛书

陈
文
著

听
花儿
凋零
的
声音

广东人民出版社
花城出版社

中国·广州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听花儿凋零的声音

陈文著.

广州: 花城出版社, 2006.10

ISBN 7-5360-4835-1

I. 听...

II. 陈...

III. 长篇小说 - 中国 - 当代

IV. 1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06) 第 115009 号

责任编辑: 谢日新

技术编辑: 易 平

平面设计: 苏家杰

出版发行 花城出版社

(广州市环市东路水荫路 11 号)

经 销 全国新华书店

印 刷 台山市人民印刷厂有限公司

(广东省台山市北坑开发区)

开 本 850 × 1168 毫米 32 开

印 张 8.625 1 插页

字 数 210,000 字

版 次 2006 年 12 月 第 1 版 2006 年 12 月 第 1 次印刷

印 数 8,000 册

书 号 ISBN / 7 - 5360 - 4835 - 1 / I. 3799

定 价 13.80 元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直接与印刷厂联系调换。

购书热线 020 - 37604658 37602819

内 容 提 要

吴梦妮和男朋友叶子帆一起考进西南大学。入学后，叶子帆变得虚无和极端。他偷偷搬出了学校宿舍，开始旷课逃学。空虚的他想方设法地诱骗吴梦妮搬出去和他同居。矜持内向的吴梦妮对深爱着的这个男孩小心地防范着。一次，叶子帆请同学吃饭，梦妮陪同。酒足饭饱之后，叶子帆竟然想强暴吴梦妮。

吴梦妮儿时的伙伴曾佳佳也在西南大学外语系。曾佳佳在很小的时候因为家庭厄运，父亲悄然离去，她的母亲在她读高三时去昆明带毒品也没有回来。为了上大学，她到夜总会当坐台小姐。母亲回来后，她的生活依然一片黑暗。在对这个世界极端失望的时候，叶子帆的花言巧语温暖了她的心。曾佳佳深深地爱上了叶子帆并和他同居了。

曾佳佳在夜总会上班的事情被叶子帆知道后，叶无情地和她分手了。

叶子帆科科挂红灯，在悔恨中计划办理休学。

离开学校的前一天梦妮过生日，居然糊糊涂涂献身给他。叶子帆不再提休学的事，和梦妮同居了。

曾佳佳把梦妮跟子帆同居的事告诉了吴梦妮的封建保守的家人。一阵道德风波开始上演。

曾佳佳的母亲再次贩毒被击毙，从小最关爱她的外婆也接着去世。曾佳佳一心指望在叶子帆那里找到些许安慰，可叶子帆爱的不是她，而是吴梦妮。

寒冷的早晨，佳佳跳进了湘雅湖，结束了她悲惨的一生。

曾佳佳的自杀被媒体大篇幅报道，叶子帆和吴梦妮同居被牵连暴光。他们被开除。

吴梦妮在悔恨的泪水中离开了她心爱的大学。

1

性，对于尚未结婚也没有同居过的人，永远都蒙着一层神秘而诱人的面纱。

刚开始认识吴梦妮的人都以为，她会在大二之前搬出去和男朋友同居，过上另类的大学活，谁知大二已过一个多月，她的床铺还是没有空出来。她和男朋友叶子帆仍旧保持从前逢节假日才在一起的恋爱方式。不过，最近吴梦妮在她们面前越来越少提及她的男友叶子帆了，即便偶尔提起，声音也不像从前那样爽朗愉快，有时她的眉宇间还会因为突然听到他的名字而掠过一团黑云。

吴梦妮和叶子帆的真爱是无人会怀疑的。是什么让吴梦妮感到焦虑呢？大家都在想这个问题。是这些不变的景象之下那股突破性的洪流即将爆发？还是她越来越感到她无力控制这段爱情的发展？猜测是多种多样的，然而不管怎么样，多数人都觉得他们终究会同居的，就在这所大学里。

吴梦妮和叶子帆的爱火是在高二时点燃的。叶子帆是那种从不讨论别人好与坏的人。他善良随和，脸上常常挂着似冷似热、有着几分神秘的微笑。叶子帆出生在富裕的家庭里，父亲是金谷县出名的农民企业家——震雄玻璃厂厂长，母亲是平坝县建设局

副局长。他从父亲那里遗传了豪迈的个性，从母亲那里遗传了一副宁静的神情。由于他生性大方豁达，为人义气，所以很有人缘，一直都是伙伴中的中心人物。子帆脸型像他的母亲，端正瘦长，天生有股优雅的气质，身材却像他父亲那样高大威武。他从小受到良好的教育，偶尔也会跟着同伴打架逃课，学习成绩却能一直保持班里前五名。他穿的衣服都是名牌，搭配又和谐，而且总是保持干净整洁。一般情况下，总会有几个女孩子围着他转，为他争风吃醋。这样一个众人追捧的人物，谁都没有想到竟然会一进高中就开始疯狂的追求吴梦妮这个来自农村的女孩。对于一个十六岁花季的女孩，心里那股自豪感荣耀感简直难以言说。

他经常在学校的小道上拦住她的去路，用一种命令式的口气，蛮横的逼她答应他。

梦妮从进县一中的第一天见到他，就觉得他长得很帅。她心里承认从那时候开始就喜欢他了，只不过她讨厌早恋，而且学习又忙，再加上又怕别人说三道四。无论他怎么说，她都是双面绯红地固执地沉默着。她不愿意失去被他追求的感觉，所以始终保持沉默。幸而叶子帆还算感情专一的人，得到莫名其妙的回答后，泄气几天后又鼓起了勇气重新再来。

高二上学期的时候，子帆做了一件深深感动梦妮的事情，那一次她差点就答应他了。

叶子帆从三岁就进专门的学校学习画画，四岁开始学钢琴。到了初中，他放弃了钢琴，立志要当画家。这是他第一次自己的人生做规划。理想是有了，画画的积极性却没有提起来，加上学习越来越紧，一个月也难画一幅。不过有了这点功底，每次学校举办画展，他都会出一次风头，从小学到高中，每次画展他都是一等奖。高二上半学期，学校举办画展，子帆花了一个星期的时间画了一幅吴梦妮的铅笔肖像交了上去。

画非常的成功，他把梦妮那若隐若现的微笑、那含羞带怯的眼神、那温柔似水的小酒窝勾勒得出神入化惟妙惟肖。连老师也感到震撼，专为这幅画立了一个特别奖。画粘贴出去后，在学校里引起轰动。吴梦妮一时也成了焦点人物。叶子帆喜欢吴梦妮也成了尽人皆知的事情。换着是他人，她肯定会很生气，因为她是一个喜欢宁静的人，厌恶出风头。可是子帆就不同了，他这样做不仅没有使她生气，心里还美滋滋的。当子帆把奖品——一支价值八十块钱的钢笔——送给她的時候，她毫不犹豫伸手就接了，同时心里飘荡着一种莫名其妙的感觉，好像这个奖品本来就应该属于她一样，而且感动得差点都想拥抱他。那一次，她还是没有答应他，因为她那含苞未放的爱情世界还是敌不过她心灵中最重要的东西——学习。

高二下学期，叶子帆遭遇了他人生中最惨重的打击——他的父亲在一次车祸中去世了。从父亲出事那天开始，一连几天，梦妮都没有见到子帆，她人生第一次尝到了为一个算是不相干的人焦急的滋味。那几天，她的心空空落落的，心神离不开他留下的空座位，这间原本充实而富有意义的教室，因为有了他而失去了温度。

他父亲下葬那天，很多同学都去了他家，梦妮也默默的夹在中间。她是在走进他家宽敞豪华的客厅的时候看见他的。见到她们到来，他忙站起来招呼。梦妮注意到子帆双目红肿，脸上满布悲伤，不过他却在向她们微笑。当他看见她的时候，梦妮发现他的眼睛突地亮了一下，却从她的脸上移开了。

梦妮感到一阵失落——这么多天来，一直为他听课听不进，睡不好觉，还以为他有多么的需要她呢，见到她却只有这么点点反应。不过转念又想：难道是怕我看到他内心的悲痛不成？梦妮在他家宽大的真皮沙发上坐了下来，一直留意着他静谧的身影，

心隐隐地作痛。

她们去他家的第二天下午，叶子帆突然回到学校，那时正是第一节课快要下课了的时候，他走进教室后就一直趴在桌子上，没有抬起头来，老师也没有说什么，同学们也没有去打搅他。他的铁哥们江诚始终坐在他身边。那时，梦妮心里有个好想取代江诚的念头，可又怕人说闲话，只能在心里默默为他祈祷。

江诚的父亲是金谷县公安局副局长，母亲是位初中的教师。他们与叶子帆的父母都是好朋友。子帆和江诚从小在一起长大，关系非同一般。子帆父亲去世那几天，他一直守护在子帆身边，课都没有来上。

那天下午放学的时候，梦妮等同学们都走出了教室，才走到他们的课桌前面，红着脸问：“要不要给你们打饭？”声音细若蚊吟，心像要从胸腔里蹦出来一般。

子帆的头微微动了一下。江诚则意外地看着她，慌忙点头道：“好啊。”

梦妮转身欲走，江诚叫道：“等会儿，给你钱。”

梦妮想说不用，可还是伸手接了，心想这样也好，免得别人说她主动这样那样的话。

梦妮快步来到食堂，倒贴了两块钱为他们每人多打了一份肉。一路上梦妮都在想：是陪他坐一会儿还是放下饭就走呢？还没拿定主意就回到了教室时，子帆依然趴在桌上。

她把饭放在江诚面前，江诚道了声谢。这时子帆吃力地扬起头来，也对梦妮说了声谢谢。他的声音沙哑而无力，脸上被衣服压出几道红色的印痕。

梦妮想说句什么，可是不知道说什么才好。她望着他眼睛，眼神里突然射出一股坚毅之光，仿佛是在告诉他：坚强！然后快速走出教室。

那天晚上第一节晚自习快要下课的时候，梦妮突然收到从后面传上来的一张字迹优美的字条，是子帆的字体：能陪我出去走走吗？

梦妮红着脸犹豫了片刻，就在那张字条后面写了个“好”字，然后叠好传了回去。

下课铃一响，叶子帆第一个走出了教室，江诚没有跟着出去，他一定是知道了梦妮会去陪他。梦妮过了两分钟，感觉没人怀疑她是跟在他后面之后才走出了教室。

她忐忑不安地走出学校大铁门，看见子帆躲在背光处，懒懒地背靠围墙，忧郁地望着她。她快速地朝他走过去，希望他不要走过来，免得被人发现。

看见梦妮走过去，子帆朝街心花园的方向走去。晚上八点左右的金谷街道上，人流熙来攘往，人群里不乏他们学校逃课出来玩的学生。梦妮跟他保持五米左右的距离，静静地走在他身后。这是她第一次接受男同学的约会，她感觉又兴奋又害怕又害臊，不知道能够说句什么话。

晚自习的课间休息是二十分钟。起先，梦妮以为只是出来逛一圈就回去，谁知快打铃了都不见子帆往回走。梦妮急得想开口提醒他，可是无法说出口。又不能不跟着他继续朝前迈步。梦妮长这么大还没有逃过课呢。她心里又急又慌，同时在这样盘算：再陪他走几分钟吧，迟到的话，随便扯个理由，老师应该不会说什么的。

虽然心中忐忑不安，脚步还是坚定地跟着子帆的节奏。

来到街心花园，梦妮见子帆朝高高的路灯望了一眼，停下脚步转过身来。

梦妮有点不知所措了，是该走上前去呢还是该跟着停下脚

步？她的心怦怦直跳，稍作迟疑，还是红着脸走到他面前三米远的地方站定，紧张地看着地面。

看来子帆也很紧张，说话舌头直打结：“今——今天的晚自习不上了，可以吗？”

梦妮惊慌地看着他：“啊！二、三节是数学老师的自习课呢，可能要讲卷子。”

子帆失望地抿抿嘴唇，眼神里流露出恳求的意味。

“今天是我爸去世一个星期的日子，听老人们说今天晚上他的魂魄会回家去。我不想他回去，走都走了，还回去干什么呢。他见到我妈那个样子，一定也会很伤心。我想去他那里，我去了他就不会回来了。”

梦妮惊愕地望着他红润的眼睛，又是伤感又是毛骨悚然：“你——想去你爸的坟地？”

子帆点点头。

梦妮想到墓地那种地方，就害怕得不行。皱着眉头微张着嘴，一时不知怎么办才好。

“算了，你回去吧，我一个人去就行了。”子帆说。

“不——不是那个意思，我——我是有点害怕。要不等我先回去请个假，数学老师我能请到假，用不着逃课。”

“我跟江诚说好了的，如果我们没有回去的话，他会找人分别帮我们请假的。”

“这样啊，那好吧，能在十点半寝室关灯前回来吗？”

“去烧把香，坐一会儿就回来。”

梦妮只好点点头。

子帆带着梦妮拐进致富路，在一家小店里买了一把香、两支大红蜡烛、一瓶白酒、一包花生米和几个苹果，拦了辆出租车，朝他父亲的墓地驶去。墓地在金谷郊区，二十几分钟的车程。下

车后，梦妮这回可不敢再跟子帆保持距离了，她紧紧挨着他，还不停发抖。她从小就是个胆小鬼，特别是对鬼神之道尤其害怕。在寝室里，别人讲鬼故事，她一般都不敢听，总是用被褥把头蒙住，紧紧压住耳朵，如果实在好奇，不小心听了，那天晚上她就只得跟同学挤着睡了。在家里的时候，村里如果有人去世，她要有两个月不敢在晚上单独出门，就连白天，她都不敢单独到有坟墓的地方去。幸好子帆父亲的坟墓在山顶上，俯瞰整个金谷小城。坟墓前有亭子有石桌还有石凳，简直像个小广场，不像想象中那样恐怖。不过她还是不敢离子帆半步。

子帆将买来的东西放在石桌上，背对着他父亲高大的墓碑在石凳上坐了下来，梦妮也挨着他坐下。山脚下的万家灯火点亮了这深沉的夜，特别是街心花园那高高耸立的灯塔，几乎照遍了整个小城的每一个角落。梦妮到县城读高中快两年了，还是第一次站这么高看金谷的夜景呢，原来也有这么美。

“你知道街心花园的灯塔有多高吗？”子帆突然问。

梦妮愣了一下，不明白他为什么问这个问题，随口道：“听说是四十五米吧。”

“那你知不知道它是什么时候建的呢？”

梦妮思索会儿：“大概是前年秋天，我记得刚到县一中的时候还在建，到十月份才建好，我没记错吧。”

“你的记性很好。其实它没有四十五米，只有四十二米。一九九六年十月十八日正式建好亮灯，那天是我爸四十二岁生日。”子帆顿了顿，又道，“它是我爸捐钱修的。我爸去世的这几天，我每天都会到灯塔下面去，不知道为什么，它仿佛能减轻我内心的痛苦，每一丝灯光都好像在告诉我要坚强。”

“你是应该坚强地站起来，你还要照顾你妈呢。”

“我已经没事了。”子帆回头对她一笑：“我十二岁生日的时

候，我爸送了我一句话：‘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他还说，他十二岁的时候，已经是家里的顶梁柱了，耕田锄地全会了。后来他赶过马车，当过小包工头，还自学上了大学。”

“你爸上过大学？难怪他这么厉害。”梦妮说道。

“读了两年，后来我爷爷奶奶突然同时患了伤寒症，在家没人照顾，不得不退学。多少年来，他一直把没有能够读完大学当成他人生最大的遗憾。他死的时候，叫我一定要考上大学，并且要以优秀的成绩毕业，完成他年轻时不得已而留下的遗憾。他死的时候对我说他这辈子没有太多的遗憾，唯一的就是没能送我上飞往大学的飞机，他奋斗一辈子，最盼的就是那一天。”

梦妮回过头去看他：在他父亲建起的灯塔的灯光的照耀下，她看见子帆的眼眶里滚着泪花。她不由自主地伸出手去握住他的手，说道：“你成绩这么好，一定能够考得上。”

“我也相信我一定能够考得上大学，我发誓我要超过我爸。‘生当为人杰，死亦为鬼雄’，我爸从个马车夫到金谷县首富，算得上是金谷响当当的人物。但只不过是金谷县而已。我一定要超过他，那样他在九泉之下也就能安宁了。”子帆将梦妮的手紧紧地握在手心。

他们并肩坐了一会儿，就站了起来，子帆把蜡烛和香点了插好，再把苹果和花生米摆在石矾上。当子帆打开酒在墓碑前泼洒祭祀的时候，突然动情地哭起来，身体不住地颤抖，手几乎抓不稳酒瓶。梦妮跪在他身边，从他手里接过酒瓶，帮他泼洒。

子帆软瘫在石矾上痛哭，十几分钟才慢慢地回复镇静。过去这个星期里，他眼泪都已经流干了。他慢慢仰起上身，从梦妮手里轻轻拿过酒瓶，自己一边慢慢地倾倒，一边抽泣着道：“爸，我来看看你了，听说你今天要回家去，我是来阻止你的，妈很悲痛，悲痛得已经不行了，你不能再让她感觉到你的存在了，你就

放心地去吧，我们……都……很想你。”子帆泣不成声，隔了一会才缓缓地道：“我答应你，会好好照顾妈。爸，我一定会努力读书，我一定会考上大学，一定会以优异的成绩读完大学，完成你的心愿，你就放心地去吧。”

梦妮跪在他身边也跟着默默流泪。

子帆把剩余的酒一口喝光，站起来，突然问：“冷吗？”

山上吹着冷冷的微风。梦妮老实地：“一点点。”

子帆一把将她拉进怀里，双手像铁臂一般箍着她。梦妮惊诧万分地挣扎几下，最后还是平静下来，僵直着身体一动都不敢动。不过，子帆的怀抱的确异常地温暖。

“谢谢你。”子帆在她耳边轻轻说道。

从此，他们就常常在校外无人的小道上牵手漫游。那时，无论吴梦妮事先如何告诫自己——绝对不要和叶子帆发生任何出轨的行为，最后她还是抗拒不了叶子帆那稚嫩的拥抱、亲吻和一些局部部位的爱抚。但是仅此而已，不可能再有更进一步的情况了。

吴梦妮的高中生涯还目睹了一次最为震撼心灵的事情，她最好的朋友汪欣在高三上半学期因为家庭困难而不得不中途辍学。汪欣和她都来自田坝镇，她俩从小学五年级开始就是同班同学，在初中建立了深厚的友情，到了高中，虽然没有分在一个班，但因为是一个镇出来的“老乡”，关系越来越好。

汪欣是个活泼可爱喜欢交往的女孩子，这点跟梦妮不太一样，她心地善良率直，长着一张标致的瓜子脸。高二下学期之后，因为梦妮和子帆的关系，她也跟叶子帆和江诚很快就成了好朋友。

在她离开学校回家那天，梦妮、子帆、江诚在汽车站第一次那么深刻地流下了对生活极其不满的眼泪。梦妮听说她退学，早就哭得淅沥哗啦了，子帆和江诚和她拥抱道别时才掉了泪。其实汪欣一直都嬉笑言开的，只是在上车的时候回头瞧他们时才掉的泪。

梦妮家的家境同汪欣家差不多，只是汪欣相对不幸许多，在这个节骨眼上，她父亲患了肺结核，使得整个家庭突然陷入绝境。有一天晚上，汪欣突然跑来跟梦妮一起睡，两个人躺在床上，汪欣突然幽幽地道：“我可能很快就要回家了。”

“回家？不是刚回去了吗？来来回回的又要浪费车费。”

“我是说退学。”

梦妮吃了一惊，面对这个看似坚强却是脆弱的年龄，命运的安排是无法抗拒的。果然，汪欣过了几天有上顿无下顿的日子后就决定退学了。几年来，这件事时时刻刻都在敲着梦妮的脑袋。

经历这件事之后，她才突然发现，以自己这样的家庭，能够上大学是多么的来之不易。以前她一直把它当成顺其自然的事，仔细思考后才发现：自己一个人读书是全家人拼命干活换来的。

她家的主要收入来源主要是那几亩田地和父亲平时打的零时小工，加上母亲一年养两两头猪。这样的家庭供一个大学生是够呛的。

这一切梦妮都清楚，她虽然谈恋爱，但从不让恋爱影响她的学习和衣食习惯。这么多年来，她一直保持勤俭节约刻苦努力的性格，没有让家里失望过。

高三填写高考志愿时，她和子帆一起报了西南大学的计算机专业。不幸的是，1999年西南大学的计算机非常热，吴梦妮差了八分落选，降到了第二专业应用数学，叶子帆差了三分被调剂到物理班。这样的结果比起千千万万的高中恋人来说，已经算是

很幸运的了。可他们就觉得很不幸，也很不服气，一起发誓要考上研究生。

来到大学后，大学里的规章制度形同虚设，学习全靠自觉。大一时他们俩像大多数学生一样依然保持着高中时的学习劲头，也延续了高中时的恋爱方式，一面刻苦学习一面恋爱。即便如此，他们在一起的时间比起高中时候也充裕了许多。

他们牵手漫步时间增加了，甚而经过一段时间的心理调整，也变得有没有人看见都无所谓了，有时叶子帆搂她的腰，和她有些出格的嬉戏打闹都因为太过于自然而难以察觉它的不雅之处，慢慢的还成了习惯。这种习惯造成的后果就是对别人目光里的含义产生麻木。于是，吴梦妮在大一上学期就给人这么一个印象——骚。

二〇〇一年的冬天，二十一岁的汪欣结婚了。虽然她看起来很幸福，但梦妮还是替她感到难过。汪欣的老公是吴梦妮她们村的，名叫曾宏明，比汪欣大三岁，跟梦妮她哥吴军是好朋友。曾宏明家这几年种西瓜发了点小财，在村里盖起了二层楼房，前面还贴了白色的瓷砖，算是村里比较富裕的人家。梦妮很了解曾宏明这个人，当然，在农村社会里，曾宏明也算是一代青年中的佼佼者，他勤奋塌实，又加上读过高中，人看起来是不大一样。但还是脱不了农村生活的基本习气，靠两手劳动挣钱，然后吃喝打麻将是他生活的全部。这对于梦妮了解的汪欣那颗高雅浪漫的心灵来说，只能用一个俗字来形容。可是啊，“心比天高，命比纸薄”。人生充满着太多的无奈。

婚礼上，梦妮、子帆和江诚三人都含着泪向她祝贺。汪欣的脸上却始终洋溢着幸福的光辉，这更让他们三人难过。

那一天，梦妮事前一直以为会很开心，可是事与愿违，她一

直都没法开心起来，首先是替汪欣心灵追求的变化感到难过，其次是她遇见了一个令她感到难受感到不安的人，那个人是曾宏明的表妹曾佳佳。

谈起曾佳佳，又是伤感的一页。曾佳佳其实姓黄，她是跟着她妈妈姓曾的。曾佳佳的父亲是一个浙江人，会做很多手艺活，补锅裁缝木匠样样精通。当年不知怎么会从浙江跑到他们田坝镇来，背着一包补锅工具窜村寨，后来在镇上租了间屋，开了家裁缝店，然后和曾佳佳的母亲组建起幸福的小家庭。在曾佳佳五岁的时候，她的姐姐曾倩倩患伤寒病死了，七岁的时候，她的弟弟曾宽宽在黄花村前的沐香河边玩耍，失足掉进河里，就那样无影无踪了。曾佳佳的父亲伤心欲绝，悄悄离开了她们母女俩，从那以后便杳无音信。她们母女相依为命地过了几年，知道她父亲再也不会回来后，母亲就带着她嫁到了紫岭县，听说嫁给了一个煤矿工人。

从那以后，梦妮就很少见到曾佳佳了，特别是最近这几年，一直都没有见到过，没想到会在汪欣的婚礼上碰到她。两人见面，孩提时在一起玩耍的情景叠涌心头，掀起一阵小小的欣喜。不过热情过后，对彼此的真实感觉慢慢呈现出来，又恢复了该有的冷淡。

吴梦妮打从小时候起就不喜欢曾佳佳。曾佳佳比她小一岁，从四岁起个头就跟她一般高了，她俩的背影很像，从后面走上来的入常常说她们是双胞胎。脸就不怎么像了，梦妮的脸要瘦长一点，看上去较为清丽脱俗，曾佳佳的脸比较丰满，多有几分妩媚。梦妮最不喜欢曾佳佳的就是她的矫揉造作和好表现。小时候，大人们喜欢聚在村前东家长西家短，每次见到曾佳佳走过，都爱逗她：佳佳，唱首歌给我们听，你唱歌唱得真好。她一听人家夸她，就会手舞足蹈地唱起来，一点也不害羞。曾佳佳的母亲